

## 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吉卫平

“四月维夏、六月徂暑”，大暑以后，每晚电视新闻播报的“今天中午徐家汇测得最高气温为……”总会引来一阵惊叹和感喟。漕溪北路上每天都有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或步履匆匆从上海气象博物馆、徐家汇观象台旧址哥特式塔楼前经过，或以古典风浓郁的标志性的灰、红砖相间清水外墙立面、圆拱形窗棂、硬木百叶窗为背景拍照打卡；草坪上观测天气的百叶箱却容易被忽略。而正是里面测定的数值与每个人一年四季的出行、衣着、作息密切相关，也让无数普通人关注起了气象。

“1872年12月1日，徐家汇最低气温4.8℃，最高气温16.9℃”这是徐家汇观象台记录的中国第一份气象观测记录。从那天开始，源自域外的气象观测承担起服务

## 从观象台到博物馆

□ 陈茂生

公众的责任，迄今153年从未中断。1882年上海各报纸开始刊登徐家汇观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；1884年外滩气象信号塔建成，由徐家汇观象台管辖开展气象警报和授时业务；并在外滩海关大楼对面的布告栏中逐日公布沿江、沿海重要港口的天气实况，在塔顶悬挂不同颜色旗帜、风球，向过往船只提供气象服务。观象台最初只是几间平房，1900年建成欧洲建筑风格的新楼，成为远东和国际著名的综合性观象台。百余年风雨冲刷后“新楼”已成为“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”、徐家汇观象台被列为“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”，并扩建成上海气象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。这里有陈列着老式的日照计，调整镜筒角度，能让一束光斑精准落在感光纸上；还有摇动手柄驱动自记温度计滚筒，看着墨水笔在旋转纸筒上画出每天的温度起伏曲线。

而在徐家汇观象台旧址中更多感受的是气象历史文化。在1921年上海发出第一个台风预警电报后面的故事，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观象台工作人员在炮火中坚持人工观测，发出申城将有一场雷暴雨的关键气象情报；在百年历史的风速塔下，塔顶上的黄铜风杯随风轻转，怀念那些掌握精密铸造

技艺的能工巧匠、让窗棂刻满江南风韵花纹的民间艺人，在欧式的天像台中留下醒目的华夏印迹。回家翻开邮册，1958年中国邮政发布了一套三枚特23《气象》纪念邮票，其中3-3“气象服务”主图是外滩气象信号塔，背景是中国海岸线、台风云图。徐家汇观象台就永久留在中国纪念邮票群中。

每天晚上，都有年轻帅气靓丽的气象台工作人员，透过电视机屏幕向观众预报未来一周天气情况。谁都知道，在这几分钟侃侃陈述背后一定有争论有苦思有决断，AI大数据也一定“爬”过徐家汇观象台一个半世纪的厚重积累。从观象台到博物馆，服务为首要；明天最高气温多少？出门是否带伞？……打开手机看看，心定交关；气象预报已成市民须臾不能缺少的服务。

## 神秘“老者”

□ 徐汇区实验小学 刘臻

我时常疑惑书柜中的那位神秘“老者”有着怎样的故事？它书脊磨损，书页泛黄，甚至封面缺失，内容残缺不全。每次翻开它，我只觉得里面的文字密密麻麻，生涩难懂，可妈妈却视它为珍宝。后来我明白了，这位“老者”竟是著名的《红楼梦》，这本书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，而它的主人就是我的外婆。

妈妈说外婆年轻的时候，没有太多的娱乐，读《红楼梦》便成了她的爱好之一。闲暇之余，她便会沉浸在大观园的悲欢离合里。妈妈则总喜欢依偎在外婆怀里，听她讲书里的精彩故事。讲起王熙凤出场时，外婆说那泼辣的笑声似乎都能穿透书页，每一个人物，每一段情节，在她口中都变得鲜活起来。

外婆还擅长用画笔勾勒出红楼人物的神韵。她时常喜欢在安静的午后，铺开画纸，拿起画笔，凭着丰富的想象力，将脑海中幻想的红楼人物画在纸上。除了画画，外婆还有一门绝活儿——捏泥人。红黏土在她的手中被反复揉搓、塑形，不一会儿贾府里的人物就“齐聚一堂”了。她捏的林黛玉，身姿婀娜，好似弱柳扶风；捏的王熙凤，眼神犀利，透着精明能干。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，看着它们，就像看到了书中的人物站在眼前。

神秘“老者”——《红楼梦》，就像一把神奇的



■ 风雨兼程(摄影)

倪修龙

钥匙，跨越时空打开了外婆的过去，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。它是我家的宝贝，更是我走进外婆内心世界的桥梁。今后的漫长时光，相信这本宝贝书会给予我慰藉和智慧，温暖我的岁月。

## 竹畔牵牛花满窗

□ 陆金美

窗前有两棵竹，是我去年春天从老家移栽过来的。每天清晨推开窗，最先映入眼帘的，便是这两棵长势旺盛的青竹。可到了今年春天，竹根旁冒出了一棵小苗，一开始我没放在心上，谁知道这棵小苗居然长出了藤蔓，藤蔓顺着竹节一点点向上攀爬，这时候我才认出它原来是牵牛花。看着它生机勃勃的样子，我实在不忍心把它拔掉。就这样，它的藤条越长越长，越爬越高，慢慢顺着竹竿爬上了枝头。有朋友来访，见我窗前青竹上开满牵牛花，忍不住赞叹道：竹畔牵牛花满窗。

牵牛花是典型的草根花木，长在下房前屋后、河边滩涂还有路边的草丛里，无须栽种，种子随风捎来，只要有土、有水、有阳光，就能扎下根，自己抽枝长藤爬得满地都是。待到花期便毫无保留地尽数绽放。宋代诗人陈宗远在《牵牛花》一诗中写道“绿蔓如藤不用栽，淡青色绕竹篱开”，恰好点出了它野生野长、无需人工照料，淡青色小花绕着竹篱自在绽放的模样。我家窗前这棵牵牛花也是如此，估摸着就是去年秋天，从对岸绿化带随风飘过来一粒种子，刚好落在这两棵青竹的根部泥土上，没人看管照料，挨过一整个寒冬，开春之后悄悄冒出嫩芽，顺着青竹一点点向上攀爬，等到盛夏来临，顺顺当当就开满了一整竹。

清晨推开书屋窗户，竹叶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露珠，牵牛花便早早舒展花朵，花朵由五片花瓣拼成，模样好似五彩彩蝶聚在一处，同心协力组成一只小喇叭，向着天空吹响了属于盛夏的号角。窗外藤蔓绕竹，牵牛花点点散开，恰好应了杨万里的诗：“素罗笠顶碧罗檐，晚卸蓝裳著茜衫。望见竹篱心独喜，翩然飞上翠琼簷。”青竹做骨架，牵牛花织就衣袂，一刚一柔，互相衬托，竟把不起眼的窗户装点出几分诗意。

牵牛花，是草根花。它既没有牡丹那么雍容华贵，也没有荷莲那么格调清雅，更没有玫瑰那么明艳张扬，自古以来没法登进大雅之堂被人供养，不过它偏偏有一身最倔强的风骨，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都能扎下根活下去；就算没有他人搭架扶持，它也会满地铺藤，遇到支点奋力向上舒展藤蔓，朝着阳光尽力绽放属于自己的花朵。

窗前这小小的牵牛，恰似无数在城市打拼的普通人，出身朴素，没有耀眼的光环，却凭着一股向上生长的韧劲，默默开出属于自己的繁花。我想：只要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，流足了汗水，就会向牵牛花那样，朝着天空吹起幸福的喇叭。

一早起来，梧桐区小院就炸开了锅：那只受众人宠爱的波斯猫失踪了。

这只白猫，四年前流浪至此，被好心的阿娘收养，取名“咪咪”。从此，它便与花园住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其间，它做了母亲，诞下五只小猫，却又经历了失子之痛，两只不幸夭折，三只送与他人；它被迫做了节育手术，从此再无生育奢望；它与同院小狗嬉戏，却又因小狗随主人搬迁，而憾失玩伴……于是，它爬屋上墙，忽追逐小鸟，忽与松鼠对峙，忽仰

## “咪咪”失踪以后

□ 钱克健

天长卧，忽依偎树旁，不愁吃喝，不怕风雨，倒也悠闲自乐。

可一夜之间，它却悄然失踪了。在四处寻觅无果后，人们开始分析起失踪原因：或曰春情勃发，离家寻觅“爱情”；或曰窜至院外马路，被人“顺手牵猫”。

台风将临，一夜风雨。晨起阿娘推门而出，惊见“咪咪”檐下安睡。小心唤醒，白猫扑上，分外亲切。阿娘口中念念

有词：“你到哪去了啊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是喜欢你的呀！”絮絮叨叨，爱之深恨之切。喂罢猫粮，将其捉入猫笼关“禁闭”，以示惩罚。两小时后，放其出笼，特意在餐盘中添加小鱼小虾，又是一番絮絮叨叨：“给你添些营养，一天未吃，瘦了不少！”

至于猫究竟为何失踪，众人最终认为院内租客嫌疑最大，有可能租客房门未关，“咪咪”窜入；租客上班，“咪咪”被困；租客深夜回家，“咪咪”“越狱”。至于失踪真相，恐只有“咪咪”自知了。